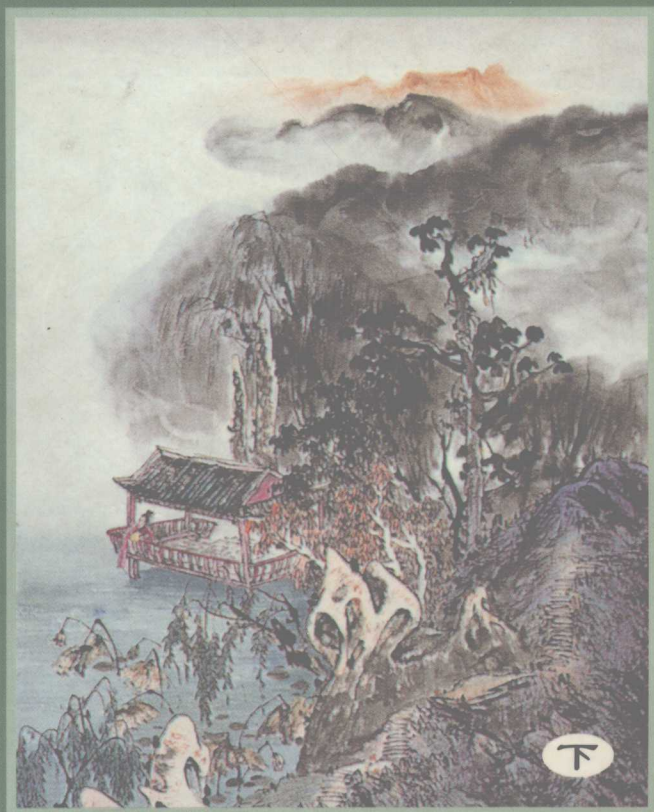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绝代枭雄

傲笑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1247.5

3345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傲笑江湖系列

绝代枭雄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

一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霸海风云 } 合	5
傲啸山河	傲啸山河 }	
匣剑凝霜	匣剑凝霜 } 合	3
秘剑飞虹	秘剑飞虹 }	
绝代枭雄		2
红尘碧玉		1
逸凤引凰		1

二 独步武林系列

剑影寒		3
莽野龙翔	莽野龙翔 } 合	3
草野奇人	草野奇人 }	
大地龙腾	大地龙腾 } 合	3
剑海腾龙	剑海腾龙 }	
剑海情涛	剑海情涛 } 合	3
血剑兰心	血剑兰心 }	

三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关	剑垒情关 } 合	3
故剑情深	故剑情深 }	
青锋惊雷	青锋惊雷 } 合	3
魔火情焰	魔火情焰 }	
八荒龙蛇	八荒龙蛇 } 合	3
四海游骑	四海游骑 }	
侠影红颜		3

四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炼狱	铁胆兰心 } 合	3
比翼情鸳	比翼情鸳 }	
天涯江湖路	天涯江湖路 } 合	3
亡魂客	亡魂客 }	
大刺客		3
剑底扬尘		3

五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3
龙骧奇士		3
幻剑情花	幻剑情花 } 合	3
情锁巫山	情锁巫山 }	
万丈豪情		3

六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忏情记		3
亡命之歌		3
锋镝情潮		3
剑啸荒原		3

七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2
龙虎风云榜	2
湖海龙蛇	2
草莽英雄	2
矫燕雄鹰	2
魔剑惊龙	2

八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2
江汉屠龙	2
风云录	2
魅影魔踪	2
猛龙威风	2
风尘岁月	2
风尘怪侠	3

九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2
血汉妖狐	2
草莽争雄	2
杀手春秋	2
火凤凰	2
京华魅影	2

十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2
霹雳刀剑情	2
四海鹰扬	2
蛟索缚龙	2
浊世情鸳	2
剑仗天涯	2

十一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2
虎啸金陵	2
虎胆雄风	2
碧血江南	2
邪神传	2
刀气撼春情	2

十二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2
湖海群英	2
乱世游龙	2
锋刃绮情	2
剑影迷情	2
烈火情挑	2
无情刀客有情天	2
虎踞龙蟠	1

目 录

第十二章	金四娘交药	(395)
第十三章	一真一假	(437)
第十四章	一明一暗	(472)
第十五章	代人受过	(507)
第十六章	死而后生	(527)
第十七章	阴·毒	(577)
第十八章	凶·残	(592)
第十九章	哥儿俩	(613)
第二十章	好亲亲	(649)
第二十一章	尸库	(685)
第二十二章	怒打凶顽	(721)
第二十三章	飞龙庄崩	(756)

第十二章 金四娘交药

独角天魔知道遇上了令他难以相信的硬对头，心头涌上无穷杀机，蓦地手向上猛推，一托之下，双手松开放开了藤杖，身形下，大手下沉向下一分，防备秋岚腿攻，立即抢入。

山藤杖倒飞了六七丈外，啸风之声刺耳。

秋岚骤不及防，做梦也未想到独角天魔会弃兵刃而进击，这在稍具有名望的武林朋友来说，是决不会有的，不可思议的事，但独角天魔以一代凶魔的身分，今晚丢杖取巧求胜了。

他感到手上的如山压力突然消失，上身急向前栽。

独角天魔身形挫低，高不过四尺，已撞入他的怀中，任何闪避的机会都没有了。

危机光临，来得太突然，想攻出双腿已来不及了，身躯的重心已失。他一咬牙，百忙中意动神动，璞玉归真奇功突变为寂灭术，发挥了奇妙的功能。

可惜，晚了一刹那。独角天魔的脑袋，撞上了他的胸腹之间。

同一瞬间，他的双手全力下砸，铁棍的中部重重地击中独角天魔的肩背。

“噗噗”两声闷响同时响起，人影激射。

秋岚倒退七八步，“噗”一声坐倒在地，双手仍握着铁棍，口中沁出鲜血。他感到五脏如火炸，气血翻腾，眼前一阵黑。寂灭术运迟了些，仍难禁受老凶魔的脑袋全力一撞，几乎撞破了他的胸腹，像一双万斤巨锤重重地给了他一记雷霆一击。

独角天魔“嗯”了一声，屈膝踣倒，接着一滚而起，踉跄站住仰天吸入一口长气，再急冲而上。说是急冲，其实脚下虚浮，快不了多少了。

恨地无环一声怒叫，挥斧截出。满天花雨也忘了自己的生死，挥刀急上。

龙形剑伸手一拉绿凤，止住她拔剑，低喝道：“不可多事，管不得。”

飞云观主和雷音尊者同声狂笑，急冲而上。眼看双方一接，便将生死立判。

蓦地，高大的黑神出现在五丈外，火光下，出现了令人望之丧胆的活僵尸罗方。

活僵尸挥舞着一根大草绳，凶猛地冲来，刺耳的怪异吼声震耳欲聋：“独角天魔，你果然在这儿。”

独角天魔已冲出丈余，闻声大吃一惊，抬头一看，只感到魂飞天外，平时他已不是活僵尸的对手，这时背腰受伤，怎吃得消？突然扭头狂奔。

雷音尊者更是魂飞天下，倒拖着方便铲没命地狂奔。

“哪儿走？你两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老夫要剥你们的皮，吃你们的心肝。”活僵尸狂吼，疾追而去。

龙形剑和绿凤未插手，早一步发现活僵尸，两人不约而同向侧飞逃，三两起落便隐入林中不见，比独角天魔还先走一步，果真是望影而逃。

只有飞云观主昏了头，他已快冲近秋岚，劈面遇上了满天花雨。

满天花雨以暗器成名，这时手中已没有任何可用的暗器，手中的刀又不趁手，只凭满腔热血奋不顾身抢救秋岚，截住飞云观主，一声大吼，一刀挥出。

飞云观主一声低吼，剑一搭一旋，错过鬼头刀乘势突进，剑尖疾吐。

满天花雨百忙中闪身推刀，但却被震退五六步，险些跌倒。

飞云观主不乘机追袭，却冲向秋岚，一剑急点。

“你该死！”秋岚一声大吼，铁棍突然挥出，单手运棍，挥出可及丈外，恍若电耀霆击。

“铮”一声爆响，飞云观主的剑从中而折，前半段剑化身为长虹飞走了。

秋岚踉跄站起，低吼道：“你可恶，想乘我之危……”

吼声未落，飞云观主狼狈而逃，急如丧家之犬，奔入飞云观溜之大吉。

秋岚受伤甚重，但怎能让老道走了？强提真气，衔尾急追，急急追入观中，抢上大殿。

飞云观主走左后殿门，相距不足两丈，但秋岚已无法追上他了。

满天花雨拾回鬼头刀，一声长啸，向脸无人色四散奔逃的老道们追去。

恨地无环则紧随在秋岚后，抢入后殿。

大地黑沉沉，已经三更了。山林中猿啼虎啸声动人心弦。活僵尸一群人早已不知去向。

秋岚用头罩隐去本来的面目，活僵尸不知是他，只顾追独角天魔去了，不然倒是他一大臂助的。

观中各处灯火通明，不但每一座神龛上都有灯光，各处还有不少纱灯。由于活僵尸的出现，老道们都向密林四散逃命，灯光无人掌理，在灯火中逃命不易隐身。

飞云观主已将爪牙分派至江湖各地活动，观中人手太少，十三名弟子中，伤了一个，死了五个，所剩下可派上用场的人不多了。还有十来个香火道人和徒孙，这些人在一流高手之前，派不上任何用场。活僵尸的出现，徒子徒孙皆作鸟兽散，满天花雨又在外面的赶杀，所以观中已成了真空，空无一人。

大殿只一层，出奇的高。后殿却不同，在外表看只有一层，但殿后面却有两层，紧接着老道们起居的道院，上下重门密房，凶险重重。飞云观主亡命飞逃，手中还提着半截断剑，肋下挂着金四娘的大革囊

和他自己的百宝囊。奔入了后殿，向左右的廊下急窜。廊尽头是扶梯口，他全力向上狂奔。

秋岚受伤不轻，脚下已不利落，但仍然甚快，飞云观主无法将他扔掉。

飞云观主逃上了梯顶，秋岚也到了梯中段了。

他咬牙切齿，猛地伸手去拉梯旁的把手。

秋岚知道观中凶险，暗中已留了神，见对方伸手抓把手，便知老道要捣鬼，一声怒吼，扭断一根扶手柱，猛地脱手扔出，双足一蹬，人已凌空直上。

“轰隆！”两声大震，扶梯垮塌。

扶手柱落空，因为飞云观主已伏下身躯，滚入楼门一闪不见。

秋岚也进入了楼门，老道沿右侧第三条甬道发足狂奔。

“站住！咱们好好商量。”秋岚叫。

老道一面逃，一面叫：“除非你死了，不然没有商量的余地。”

恨地无环被砸下的扶梯所阻，等他攀上门楼，秋岚和老道已不知何处去了，他只有小小心心的往里搜。

不久，满天花雨也到了，会合了恨地无环，两人一商量，决定采用最笨的办法，一面拆毁各处的可疑建筑物，策应已深入险地的秋岚。同时，必须循声而进，因观殿并不大，由里面打斗的场响中，隐约可以知道秋岚所处的地方，便不顾一切向里搜。

飞云观主引着秋岚往楼上追，要将秋岚引以到他认为十足可以对付绝顶高手的陷阱里。本来楼上各处都安置有可怕的机关，可是，秋岚紧钉在他的身后，使他无法发动机关。同时，秋岚已留上了神，全按他的踏脚部位落脚，几经转折，所有由落脚处控制机关的机括全无作用。追得太急，两人相跑只有丈余，他无法将秋岚扔掉，也来不及启动机括。

到了小楼的中心，他向一道有扶栏的小梯奔去。小梯的上端伸向天窗，上面黑黝黝地。

这里是一间窄小的静室，设有一座神案，案前有拜台和薄团，神

灯明亮，香烟缭绕。神龛所供的神不知是谁，神幔半掩，看不清神像的脸貌。

秋岚感到体力正大量地消失，胸口的疼痛愈来愈凶猛，假使再不调息，被震离原位的内腑后患无穷。但他决不能放走飞云观主，乔家姐弟的性命目下已控制在飞云观主的手中，而救人的时限只剩下明天一天，明晚三更一过，即使有解药也无能为力了。

飞云观主飞跃上梯，秋岚心中大急，如让老道上了屋顶，从屋顶降下，往密林中一钻，岂不完了？他知道自己伤势沉重，再过些时更难以支持，决无法再追逐了。

他强提一口气，一声沉喝，铁棍疾挥。

“砰”一声大震，小扶梯两侧齐折，吱呀呀地向下倒。

一根巨索突然从侧方荡到，飞云观主哈哈一声长笑，抓住巨索急荡而开，远出三丈外，落在神龛顶端。

秋岚火速回身奔到，一脚踏上了拜台，正待纵上神案。

“站住！”神龛上的飞云观主大吼。

秋岚站住了，铁棍单手举起，作势掷出。双方上下相距只有丈余高下，中间隔了一张神案而已。他急声说：“飞云观主，你如果再逃，在下的铁棍必定洞穿你的身躯。咱们好好商量，希望你不要自误。”

飞云观主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神龛后是木板墙，头顶是封闭式的承尘，向任何一方逃走，皆逃不过铁棍的袭击。他的右脚徐徐后移，移向一座突出龛顶的方木，不住嘿嘿笑，伸出断剑低吼道：“九华道友，想不到你一个小好色之徒，竟会练成足以和独角天魔斗成平手的能耐，贫道倒小看你了。怪，你既然与独角天魔的修为相去不远，对金神金祥也用不着太过顾忌，为何要玉虚子将金四娘送来嫁祸于我？说！我那三个追你的门人和三头灵鹤，你把他们怎样了？”

直至今日为止，他还以为秋岚是九华羽士。秋岚戴了头罩，他根本无法看到秋岚的本来面目呢。

秋岚不住摇头，否认道：“在下不是九华羽士，观主误会了。”

飞云观主大惑，问：“你不是九华羽士？那么，你是谁？为何和本

观主作对。”

“恕在下目前不能道出名号，只想向道长讨一分人情。”秋岚客气地答。

“讨人情？笑话！咱们素不相识，你凭什么向本观主讨人情？你简直死到临头还在做清秋大梦。”

“在下情非得已，来得冒昧，尚请观主成全。”

“你说吧，成全你什么？”

秋岚已从飞云观主强硬的口气中听出了危机。按理，对方既然已经无路可走，口气决不会充满了自信和顽强，他怎敢大意？便默运神功，准备扑上，一面说：“请观主交还金四娘的大革囊，在下感激不尽。”

飞云观主一怔，诧异地问：“你与金四娘有何渊源，你到底是谁？”

“在下与金四娘无渊源，但须要她的革囊救人。”

“哈哈！贫道冒与金神金祥为敌之险，弄来这只盛毒蛊的革囊，你也想要，好吧，给你。”

他伸手解革囊，同时踏入龕顶的方木，立即乘机滚到。龕后壁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扁长形方孔，他向孔中滚去。

秋岚早有准备，并未被飞云观主假意解囊的举动而松了戒备，一声叱喝，纵上一棍砸出。

同一瞬间，两侧的沉重砖墙，突然向内倒塌。顶上的承尘，也同时崩坠，如同山崩地裂，声势惊人。

“轰”一声爆响，神龕被铁棍击倒了，轰然倒塌。

飞云观主并未能滚入孔中，骤不及防，立即随龕下坠。

脚下的楼板，也在这时向下急沉。

秋岚大惊，下面陷落，左右和上方齐下砸，整座楼摇摇欲坠，无处可逃，大事去矣！

正在束手待毙中，突见飞云观主在惊叫声中向下跌，落在向下沉的破神龕上，伸手乱抓，一面向内壁挤。他已经跃起，这时心中一动，立即呼气向下沉，猛扑下面的飞云观主。

楼板急剧下沉，灯火已灭，伸手不见五指。在落下楼板的刹那间，蓦地内壁灯光一闪。

飞云观主一声低吼，一掌后拍，人向灯光处飞扑而去，一闪不见。

那一掌并未击中秋岚，击中了秋岚的铁棍。秋岚放了手，闪电似的衔尾纵出。

那是一个八尺高三尺宽的洞孔，两人刚纵入洞中，后面响起了惊天动地的轰然大震，天地摇摇，烟尘滚滚，下陷的上层顶楼将下陷至底的底层填实了，如果稍慢半分，定被压成肉泥，危极险极。

纵出洞口，灯光已经不见了。秋岚只感到身躯在黑暗中下沉，飞坠而下。

蓦地灯光起自脚底，还来不及分辨，“噗”一声闷响，跌入了一张弹性极佳的九合金线怪网中，身不由己向上反弹。没等他有所举动，网突向下沉，上面又落下一张怪网，上罩下收，将他包得实实在在地，挂在半空中不住旋动，网便愈收愈紧。

“糟了！”他低叫。接着，他定神看去。这是一间约有四丈见方高也有四丈的地底秘洞，四面伸出十六条支架，张了四具怪网。上层可看出翻板的痕迹，四角有长明灯。四张网中，其中两张有人。飞云观主吊在一条网架上，正向壁间爬行。

秋岚机智过人，跟着飞云观主穿出壁间的秘孔，却跌在一张九合金线怪网中，动弹不得。

地底秘洞是四丈见方，高亦有四丈，相当宽阔。四张怪网中，有两张有人。另一张收紧的怪网中，包着东海神尼师徒俩，两人正在里面挣扎，剑无法拔出，只能用手绞扭着粗有半指的九合金线。

另一张网的支架上，飞云观主双手交互攀爬，向壁间爬去，快接近墙壁了。支臂是大木所造的，从墙内伸出，前有滑轮，套上巨索，从一个径尺洞孔透入。只消爬到壁旁，便可攀上高仅八尺的一个三尺方洞中。那是看守人加灯油的进口，长明灯便在方洞旁，同时，也是看守人收网擒人的进出路。

飞云观主爬近墙壁，翻手臂站稳，伸右手扳住上面方孔口的扳

手，转身向下桀桀狂笑。

笑声，在不通风的地下秘窟中听来十分震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笑完，他得意地说：“阁下，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做天罗地网升天窟，上不沾天，下不接地，九合金线网宝刀难伤，大罗天仙落人也休想脱身。桀桀桀桀！你看左右的石壁，周围共有三十二个拳大箭口，里面各设有一具诸葛连弩。如果想擒活的，贫道将网放低，便可像提网中鱼般将你们生擒活捉。但贫道已决定要你们死，等会儿放开连弩的机括，你和你先前落网的两个同伴，将要变成刺猬。哈哈……”他得意地狂笑，右手用劲一反，身形升上洞口。洞口人影乍现，是满天花雨。

飞云观主做梦也未料到洞内藏有人，洞仅三尺见方，他必须钻出，脑袋刚入洞，右肩便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扣住了，五指深入肉中，大拇指扣紧了井肩穴，任何练气高手也无法再反抗了。

接着，一把鬼头刀的锋利刀尖，抵住了他的咽喉，把他吊在洞口上，上下皆难。

满天花雨低沉地向后叫：“张兄，你先到外面去设法将网弄下来。”

洞中钻出恨地无环，降下支臂站好，说：“砍断巨索或者将网拉上便可。”

飞云观主已被制住，仍然顽强地恶狠狠地说：“巨索一断，将有毒烟喷出，你们别想活。网放下之后，压下地面的机括，水门自启，你们全得死。”

恨地无环向老道背后连劈三掌，恶狠狠地说：“狗东西还敢嘴硬？你这无耻的江湖败类猪狗不如，老夫投贴登门求情，你却在酒中下毒将老夫锁在石牢中折磨，你眼中还有江湖规矩？说！怎样才可将人放出？不然，哼！你将死活都难。”

三劈掌下手甚重，飞云观主的脊骨软了，下半身软绵绵地。满天花雨也咬牙切齿地说：“这家伙确是罪该万死，他在岳阳作案，先向在下下手，在我家水井中下毒，将我一家人迷昏，把我掳来百般威迫，要

俞某做他的狗腿子，委实欺人太甚，不杀他此恨难消。老道，你说是不是说？”

飞云观主还未开口，面对墙上的一盏长明灯突然无故自熄。他桀桀笑，傲然地说：“贫道的弟子已将所有的出路封闭，你们谁也别想活，放下贫道，咱们慢慢商量。”

“哼！你还想要挟么？”满天花雨怒叫。

“放下贫道来！不然你们死定了。”飞云观主也怒叫。

“哈哈！难道你不死？”满天花雨问。

“有你们几个人陪死，贫道何所惧哉？放手！”

满天花雨大怒，鬼头刀连闪两次，老道两耳飞坠坑底，鲜血外涌。

“太爷好好伺候你，看你凶横到几时，我不相信你临死还会比太爷凶。”满天花雨厉声说。

“哎……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飞云观主仍然凶狠地叫，但后面的话已叫不出来了。

满天花雨将刀尖伸至他的口中，猛地一绞，传出一阵暴响，老道满口牙齿一颗颗往外跳。

下面网中的秋岚叫：“俞兄，请夺下老道右胁下的大革囊，在下感激不尽。”

恨地无环将革囊取下，挂在腰上说：“老弟台，老朽先替你暂时保管。”

刀尖刚离开老道的口中，老道含糊地叫：“天鹤，关……关机……关。”

对面灯座的方孔中，伸出脸色苍灰，有气无力的天鹤。他被九华羽士打得头青脸肿，内伤甚重，一直在密室养伤，观中有警，所有的人全逃了，他忍不住扶病而起，想看看外面的形势，恰好被他赶上了。他爬伏在洞口，叫：“师父，已经闭死了……”

恨地无环巨斧疾飞，相隔四丈，斧化电虹一闪即至。

天鹤话未完，突见巨斧飞到，合该他死于非命，双手一撑便待退出，但身手已经不灵活，想退已嫌晚了，“咔”一声斧刃劈开头颅，直抵

颈胸。

斧刃受阻，斧柄向上扔，斧柄长有四余尺，洞只有三尺高下，“叭”一声击中了洞上壁，巨斧反弹而出，掉下坑去了。满天花雨扭头一看，惊道：“糟！洞后已被巨石填死了。”

“下去再说。”恨地无环说。

下面的秋岚高叫道：“不可下来，何不由上面的翻板设法出困？”

“桀桀桀……所有的机关皆封闭了，你们都……都得……死！”飞云观主厉恶地笑着说。

满天花雨冷笑一声，将刀搁在老道的颈子上，冷笑道：“可是，你得先死。”

他缺德，不一刀将颈子砍断，却来回拖动，像锯子般慢慢拖拉，锋刃先入皮，再割破肌肉。

耳下的大动脉一断，鲜血激流。飞云观主不再嘴硬了，含糊地竭力地大叫：“住手！住……手！我……我说……”

可是一切都嫌晚了，耳下的大动脉一断，锋刃已割入颈骨缝，浑身一震，他已说不出话来，脑袋拼命向下缩，牙关紧收。

满天花雨想不到老道临死失威，收手已来不及，一咬牙，鬼头刀的锋刃一带，飞云观主的脑袋向下飞坠。

“这家伙好没种，便宜了他。”恨地无环说。

满天花雨丢掉老道的尸体，向后退，片刻重叫：“不行，石厚不下五尺，是千斤闸一类重家伙堵住了，咱们被困啦！”

“先别管，救下面的恩人上来再说。”恨地无环叫。

他抓住巨索，向上拉。滑轮徐转，怪网上升。

岂知他刚抽出一手向前抓，啪一声爆响，巨索突然齐墙根而折，怪网急沉。他站在支架上，重心倏失，人向前栽，立脚不牢，被网索带倒了。

“砰”一声响，怪网落地，秋岚也随网躺下了。他内伤沉重，独角天魔一脑袋沉重已极，撞得他内腑离位，这时连站也站不住了。

恨地无环却未掉下去，百忙中抓住了支架，悬吊在架上，手一带，

人又重新上了支架。

蓦地，地底吱格格一阵暴响，出现了四个尺大水孔，水柱上冲，高有三丈余，几乎喷至坑顶，声势骇人。

“快下去破网。”满天花雨大叫，一跃而下。

“先解网上的人，那是东海神尼前辈。”秋岚在下面叫。

支架对向伸出，各长丈二，中间只有丈六空间。恨地无环飞跃而过，信手抓住巨索一拉，巨索果然也应手而出。他慢慢松手，一面叫：“老菩萨，小心着地。”

网放下了，他也一跃而下。两人火速将网口的套环解开，放出网中的人。恨地无环拾回巨斧，抽着冷气叫：“糟！我不谙水性，岂不完了？”

五个人中，东海神尼师徒水性了得。秋岚更不必说。满天花雨长住在洞庭湖畔，水性自然过得去。

“我会照顾你，别慌。”满天花雨说。

东海神尼向两人道谢毕，苦笑道：“如果上面的翻板上不曾加了重物，脱困不难，不然危矣也！贫尼先上去瞧瞧。”

她抓住另一张怪网向上揉升，上了支架，用游龙术斜攀上坑口的翻板伸手探看。

水急剧上涨，不片刻便到胸口了。

琬君不住向秋岚打量，她认得秋岚所穿的水靠，星眸中泛上惑然的神色，讶然问：“你……你不是被我失手打……打死了么？”

她口不择言，大概被怪网困住了。秋岚一面接过恨地无环的大革囊，一面检查防水油绸包得是否严密，一面说：“姑娘，你怎知我死了？”

满天花雨不知姑娘的来路，不悦地说：“小姑娘，你怎么这般冒失？也不知忌讳。凭你也敢说能失手将这位恩公打死了？独角天魔也被他击倒哩！如果没有他，咱们这些人早就没命了。”

琬君吃了一惊，意似不信地叫：“独角天魔被击倒了？是真的？”

“谁骗你了？这位恩公也受了伤，只是，他仍咬紧牙关支撑，穷追

飞云观主……”

话未完，秋岚身形一晃，说：“诸位，快先登上木架，最好能助神尼老前辈开路脱困。水淹至箭口，弩箭可能发射，浮在水面太危险。”

他的声音已有点变了，内伤开始发作。姑娘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了危险，急忙挽住他说：“你受了严重的内伤，赶快按下心神。我这里有最好的疏经保腑灵丹，先服下保全元气再说。”

满天花雨也靠近相扶，关心地问：“要不要在下推拿疏血？能支持得住么？”

秋岚服下姑娘送至口中的两颗灵丹，道谢毕，苦笑道：“独角天魔果然可怕，我已内腑离位了，但仍能支持，谢谢两位的关心。快上，在下必须在今晚离开，不然将误人性命，请诸位费心速找出路。”

满天花雨向姑娘说：“请姑娘照顾他，在下去助神尼找出路。”他放了手，招呼恨地无环攀绳揉升。

翻板已经闭死，推不开扳不动，而且无处立足使劲。三位高手只能扳吊在坑口旁，用一手以刀斧狠命砍劈，危险万状，稍一大意便会失足坠下。

姑娘挽住秋岚，一手攀住巨索。水势汹汹，不久便接近了两丈高的箭口。

“离开支架。”秋岚低叫。

蓦地，十六个箭口在水花翻涌中，喷射出无数劲矢。姑娘拖住秋岚向水底一钻，躲过了箭雨。片刻，预计水已淹没了箭口，方冒出水面。

她发觉秋岚已毫无挣扎的模样，吃了一惊，尖叫道：“你……你怎么了？怎么了？”

秋岚一无动静，双目已经闭上了，浑身软绵绵，逐渐变冷。

她大惊失色，拉掉了秋岚的头罩，看到他苍白的俊脸，似乎已经死去多时啦！

水向上涨，直涨至三丈五六了，上面的翻板只被砍开一个两尺大的小孔。板厚约在五寸左右，但板上方似乎盖了一块巨大的铁叶板，